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四十六

宋 羅泌 撰

餘論九

西王母

玉環
玉琯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為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琯集仙錄又言黃帝

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復獻白玉環
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為十二復獻白玉之琯以和八
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
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
祠下得笙玉琯蓋皆以玉作琯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
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多如金樓子言舜攝時有
緩耳貫胸民獻珠鰕拾遺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
類多不足質按竹書穆王七年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

戎爾大歷六年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

黃陵湘妃

岳之黃陵癸北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
以為堯女舜妃者由秦博士之妄對始癸北氏虞帝
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
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
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尚之徒遽斷以為堯之二女

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為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
元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游洞
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為是說者徒見堯典有
二女之文即以為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考厥妄甚
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為
夫人當為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應
降小水而為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
虞帝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摠之伯禹

而二妃者俱過期頤孰有從狩之事哉今攷皇英之冢既各它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寔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罔說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訖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園一同之間然則湘靈為虞帝之二女復何疑耶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既久禪匪復陟方之事耶黃伯思

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為非然猶以為天帝之女與翁養
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据以為舜女蓋
自今始

女英冢

唐世記錄張尚書牧弘農鞠盜有嘗發商州堯女墓者
多得大珠鏐金寶器玉璽厥事甚顯公獨怪其史傳蔑
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嶺不得在是且以玉璽寶珠
非協茅茨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為疑微達識

之義矣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於山海經以
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
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之冢在商則特舜
崩之後隨其子均徙於封所故其卒葬在焉事允協矣
又異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知虞帝未始南巡與二
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禮者之妄爾夫以帝果南
巡二妃於時皆逾百歲豈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舜
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非必為深怪南陽張澹墓碑陰

刻白楸之棺易毀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
幸勿我傷元嘉既發甚多金器垂簾一皆金釘飾之先
漢文帝勅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為飾故
魏晉羣盜發掘陵瑜而霸陵獨得不扣至元康間三秦
人尹桓解武始發霸杜二陵潛闢之中金玉燦陳由此觀
之則商墓之藏可理知矣况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
式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
也况商均乎

鄧至爰劍

後秦

後魏書鄧至傳像舒治者普水羌也自稱鄧至王舒彭
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子王請以封授子

彭奮高祖乃拜奮建中將軍甘松子

寰宇記
州引

舒彭者舒

治之後也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於後魏故寰宇記
鄧至羌敘云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於後魏孝文封
甘松縣子然至嘉城縣敘乃以彭為治之子按後魏紀
太和十七年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貢以位授舊

當是奮字及鄧至傳則云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
拜龍驤將軍不云遣治高祖即孝文而紀傳所載曰彭
曰治曰使為名不同在元和郡縣志則云像舒治子孫

舒彭內附拜將軍開國以彭為治之子未詳何据

恭帝初其

主檐衛因亂來
奔始有其地

爰劍者伯禹之初分帝之少子於西戎

為羌苗秦厲公時有無戈爰劍爰劍為秦執歸南山賜

支河子孫分種有羆牛種白馬種參狼種羆牛種越雋

羌也白馬種廣羌也參狼種武都羌也與苗後異

或以
爰劍

燒當出三苗非也

景帝時研種畱何等求守隴西塞徙之狄道

故安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

於涼州部

牛邯為之

曾孫忍舞子十七人為十七種忍九子

研號研種十三世有燒當代雄姚罕之間

居河北大允谷

四世

孫填良益貧收先零良良卑湍侵甚為所敗良益盛

奪榆中居復彊生岸湊虞即湊吾生東吳迷吾號吾

後益困依發羌吾曾孫麻奴收怨羌復振湊零大捷

漢號天子遷那內附漢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

長是為後漢云

黃熊化

昭七年傳子產云縣殛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
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能鼈孔穎達云神化不可以
常言若云能鼈何由入寢若以夢化為不可常則可至
矣以今東海祭縣廟者不用鼈與熊白豈化為二物耶
人自為爾竊按能亦熊屬非指熊鼈而熊能亦並音弘
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是也故程晏

化黃熊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為之凡有為也然於雜記更謂化為玄魚其大千尺故鮐之字從玄從魚不知縣鼈禹父而鯀鮐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道岳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鼈龜為梁逾峻嶺則神龍為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事互說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遠殫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為鯀之初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

自有所謂侯疾偶當自衰故子產因以言之後遂以為
信爾又按瑣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傅
又不侔矣大抵左氏多誣劉子玄復引之以為黃龍入
門益為昏聽

啓母石

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
禹母獲月精石如意苾吞之而生禹也淮南子修務云
禹生於石注謂修己感石坼胸而生故說者以為夏后

生而母復為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啓
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炯王韶竇革等皆云
啟母歷代崇祀亦以為之啟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
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伏云啟母
化為石啟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廟登封北十
二里云啟母之姨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啟母小姨行
廟淮南子禹通轆轤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
鼓塗山忽至見禹為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

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
烏程張渤疏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乃
桐汭志謾錄等故記以為大禹之化厥有由矣雖然啟
母之廟顧野王盧元明等又以為之陽翟婦人嵩高記
云陽翟婦妊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為母立
祠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訛故得而為之說

無支祁

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

陸策虎豹水制蛟龍馘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
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
錫玄圭以為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益稷之字
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佐至永和九年
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
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
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
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夔龍桐柏等於君長稽首請命

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
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
形若猿狖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
逾九象搏擊騰踴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
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
能制鵠脾桓胡木彪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
數庚辰以戰遂去頸瑣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
之足俾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為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

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
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為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三
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永
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予福地記

四載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楫肆窮廬固有所
宜也許氏以為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坭地宜楫草
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楫山櫟而

夏本紀乃言泥乘橈山乘樺橈尸子作絕集韻同為
祖芮切舊亦音絕而樺乃音鞠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
泥蹈毳書言山即橋而志言山即楫諸儒皆以樺為丘遙
切此以意言之音橈為絕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
無可異者惟山乘櫟澤乘輶為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楫
行險以撮行山乘櫟行沙乘軌櫟與櫟同力迫切輶與
楫輶同敕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橈非輶也字宜音
撮險所乘者書志作毳特省文借字代弗察爾輶與

梠同蓋即櫟也當讀如濟漯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為累
其作橋者殆梠之轉然禮韻直收櫓於平聲云丘妖切
字亦作轆則又合櫓櫓為一矣集韻作轆而以梠同之
暴暴固舉食之具爾如淳云櫓以板置泥上通行櫓以
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梠
二物蓋皆車類竊詳其制櫓當如蘇公葬馬之法而櫟
則輶之制爾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輶輶輶人輶
車駕輶上為藩藩營輓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輶為大

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軺以軺軸大夫以
上以輶輶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輶車庠
下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即其制也孟服謂木橈形
如箕摘行泥上徐廣以橋為直轅車一作輦而應謂楫
或作標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為履
與板矣楫軌標撮是為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
載內然在文子又言涉用髣髴於說者為乃烏反茲
又異矣

九數

周語云豐殖九數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荆有雲夢豫有
圃田青有孟諸充有大野雖有弦蒲幽有獫狝冀有陽
紆而并有昭餘祁然爾雅書乃有十數魯曰大野宋曰
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則圃田而吳越間則有
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陟乃為秦數
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陟
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得與周並舉周亦何

由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以海隅何得為數而獨屬之齊耶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冀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數若從爾雅既無周魯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為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田為甫田獫養為奚則自異爾

奠高山大川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之所以異由廣谷

大川之異制也是故鴻水平九州之地失疆理伯禹定之必以高山大川為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濟河為兗州則專以大川為之界荆衡為荊州則專以高山為之界荆河為豫華黑為梁則兼以高山大川為之界也兗州東南据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据海西南距岱豫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雒州西距黑水東据西河荊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梁州西距黑水東据華山之陽維揚東海而北淮徐東海而北岱南及于淮此所謂奠

高山大川也蓋以其地命州而不以其州分地有如兗
濟皆當時所命名後世安知其在北與在南哉云濟
河為兗州荊及衡陽為荊州則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兗
而荊山衡山之陽為荊矣蓋荊衡者萬古不徙之山而
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荊兗之名得附河濟荊
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者皆可得而
攷矣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
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界別山川定于以及夫治水之曲

折與夫田賦高下貢篚多寡以詔來世蓋前目而後凡
者體如是也雖然言某山某水者非必止乎此而言及
者亦未必至乎此揚不言南青雖之不言北則以其境
接蠻狄提封有所不常故也

路史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四十七

宋 羅泌 撰

餘論十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為巴丘湖酈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

田於江南之夢邳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則江南之
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睢濟江寢於雲中即
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土者雲在前為水所沒至是
而始得為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土
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既以雲夢為一澤復
謂古經乃雲夢土作土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別以
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虛賦云雲夢方九
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

而為一矣沈立云雲即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
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
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
宋山川記郭璞皆以夢為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
方楚子之涉灘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
在楚之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
而以濟江者為指漢言之益繆

汴

字本用汧煬帝
惡其從反易之

汴流舊矣世咸謂隋煬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斯大
妄也夫地之下沮水必趨之理勢然也使古無汴其地
既高且仰則雖神禹不能使之行于地上况乎煬汴也
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為梁州後周曰汴即漢之漕渠一
名茭茭其渠厥利自秦氏徙平陰以開灌注後以開空
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渦而通泗暨漢平帝時河汴久
壞其後汴渠東浸兗豫百姓怨歎會伏宮以樂浪王景
薦於是詔發卒數十萬從景修渠隄自滎陽東平千乘

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立一水門相洄注渠成河汴分流
稍復舊迹故樂俊言汴渠東浸日月彌廣知汴流古久
矣夫卒數十萬修渠隄則是起自兩岸而汴行其中矣
立水門以節度其上流則與今汴不異也

事亦見顯宗紀發卒乃謁

者王

魏太祖討董卓也從弟洪至滎陽為卓所敗太祖

失馬步至汴水深不得渡循水得船共濟而晉祖逖之
將衛策亦破石勒別軍於汴水厥後桓溫將通之以北
伐而不果義熙中劉毅通之以討秦始有湍流利漕及

濬舟師伐吳杜預抵書勸之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而濬亦謂將以成古今之絕倫而自汴河班師則汴之大小必不減於今也夫二帝之時都於中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由河達帝所蓋堯舜在位重於用民故九州川瀆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今之禹貢每州之末所紀是矣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言浮於淮泗達于河者蓋由淮以入汴沂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此

則伯禹之前有汴已見矣我宋都大梁貢輸之來必由

四河自江淮荆湖者道汴河自陝西者道河三門白波

沂汴陳許諸州道石塘惠民河而京東者道廣濟河蓋

趨京都必以達河為至此唐虞建都之本意也

國初未
有定制

太平興國六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六百萬石豆百萬

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黃河米豆八十萬石惠民河

米豆六十萬石廣濟河五百餘萬石

青揚二州不言達

河已見於徐兗也

充言浮于濟漂達于河矣故于青直
云達於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矣

故於揚直云達于淮泗
由淮濟以達于河也

自大業初遣皇甫儀自苑曲引

穀洛達河自汴渚引河通淮大發河南男女百餘萬濬開千里遊幸江都築堤蒔柳號通濟渠所謂隋河者特

煬帝因舊而濬廣之百姓怨苦因而號之爾

坤元錄云宋武北征

後復皆堙大業元年更令開道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游江淮於此泛龍舟至江都轉交廣荆揚

益越等州運漕

及開元時齊澣牧汴請開汴之下流自洪之隋

河至淮陰北合為淮尋以河源勢急而塞則汴不起于隋益可知矣方楚漢之中分割界鴻溝文穎以為自滎陽下引河水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

淮泗會于楚即今之官渡水魏武袁紹相持之處故蘇軾疑此為汴謂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為汴上下百餘里間雖不可必而皆引河以達淮泗者至道中上問汴水疏鑿之由張洎對曰禹于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復為下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鑿川灌郡謂之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荍溝王吳所作浚儀渠東合濟至敖山北兼邲之名煬帝開汴自為通濟渠國家惠民金

水五大清汴四渠合會所以無遺乏也

要會

史謂渠隄自

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有不然者
今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官渡直黃河爾
故袁紹相拒沮授歎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官渡匪汴
亦明矣酈道元謂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予固謂伯
禹之前有汴不易之論

敷淺原

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

當為傳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音為敷陽誤為博爾水經注云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顏以為山者異矣按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為敷淺原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傳陽川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

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傳陽山為二蓋以敷淺原之水也

十道四蕃志敷淺原博陽水俱載饒州九江新舊尋陽錄記顏魯公過蒲塘驛辨土俗所呼蒲淺水蒲敷音之轉南有博陽山土人呼濮陽山濮博亦音之訛則又以為博陽矣博陽之山不得而實

爾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蓋望敷爾尋陽志博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陽縣西北十五高一百丈謂升此望敷陽也隨志云盆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方輿志謂夫行役妻每登高而望箱土積高而為名然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

俱以婦人為說繆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為名斯得之矣蓋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非博陽山

三江詳證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于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復以東迤為

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
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原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
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之
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冒以南中北之名遂與
泯漢入滙之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等為是吳中小水
不足名川予以泯漢充之故志林云江于彭蠡分為三
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即合為一自蕪湖
出由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何嘗有三秦欽許慎謂江

至彭蠡石城而分為二一為中江今大江一為北江浙江也然浙出于黟至餘姚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絕故漢注又謂岷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是一源而三目豈其然耶夫贛源于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謂三江特此一江禹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吳彭蠡在楚畧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為北江是誤以揚州之文解之也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者謂三江既入于海而震澤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其入震澤此鄭所以謂三江分于彭蠡為三流東入海然謂分於三流則愈疎矣且雷夏既澤灇沮會同雷澤在兗灇沮在雍兗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以為二水會同于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考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海江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皆入于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爾學者又何可

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賴自豫章入彭蠡泝漢自漢陽合入彭蠡則合為一不為二矣然禹貢猶有中江北江之名者水性不同各自為道如涇渭之分流流雖合而水不混惟涇渭有色可見而此則不見故鄭漁仲執此以為水入水則合豈有流至九江猶可辨其為江為漢而林之奇遂謂在禹之時彭蠡而下有此中江北江而今為一孔蔽於所不見蘇蔽于所可見不知之奇之蔽又有甚者夫泝自夏口

合漢入彭蠡使其復出分為二江亦不辨其孰為漢孰為泚矣況說二江去古未久其一遽失而徒不之知耶不知二江既入彭蠡雖合為一而自匯而下禹貢之文猶分江漢至于入海為說甚明初未嘗合則亦有其說矣蓋江漢既會則自東陵而畧彭蠡之側東流復出蕪湖初不與彭澤之水混故云東匯澤匯澤之水在其東也今華容青草湖中有大江在縣東一百里屈而南與湘沅二水合春夏漲冬入零陵則大江見則依舊自為

道也揚州言三江既入而于荆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
流而自為道可知矣唐許敬宗謂濟入河決地南出亦
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
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
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于揚子
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揚子南零水之
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
俞兒張華王劭皆能辨于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

江北江以味別之亦本乎是然以為江漢入澤而更分則又非矣入固未嘗合也

九江詳證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源而導江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于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為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荊州文九江既殷鄭氏

以為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治之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于江而非大江孔安國言江于荆界分為九道應劭遂以為自尋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為在尋陽縣南皆東合于大江而以東陵為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滙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澤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

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
汭北過洛水洛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澨
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為九道則經當云播為九
江不云過矣九江舊說一畝二白蜺三嘉靡四烏土五
蚌六盭七麇八沙堤九廩為之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
鄂陵而會于京口桑落洲三百餘里而張須元九江圖
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茵州之名五洲即蜺而三里即畝
也尋陽記則以為一烏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畝六

源七廩八提九菌源或作浮鳥土一作烏白水經書疏
莊子義等往往皆引為正晁百揆以為方俗所名於經
無當桑落洲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番志云江
自鄂陵分派為九于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云尋陽江
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鳥七感八蚌曲
折為九江洲與江州尋陽中流分界東武林洲洲之下
尾故程大昌謂荊境至尋陽以東即為揚州孔應所以
附會屬之別無古据安國言為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

鑒張須元賈耽名而不同蓋出俗傳江何嘗九分哉逮
蔣之奇乃以九江為今洞庭宜亦有所見矣竊攷漢志
東陵之間自有沈漸元辰敘酉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
東入于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誌
君山為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
若尋陽則為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
不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
之九江為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

所謂及英布為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為九江郡劉
歆以為湖陵九江入彭澤禹貢為辭也太史公云予登
廬山觀禹迹九江口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
說者知尋陽為九江爾惠遠記廬山在尋陽南南濱宮
亭北對九江而尋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皆率
然之說爾太康地記以為湖漢元水入彭蠡者則又入
贛之九水也蓋遼隔矣

辨究濟

予既證三江而充濟截河之說古今未哲夏書兗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

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北溫縣入河自河南滎陽而溢

充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

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充出王屋入河始釐為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革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為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于河何今濟漯斷不

相屬對曰兗濟自溫入河狀地南出為滎澤又狀而出

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

澤澤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

澤自濟派至東武陽入河今莘縣北此水此水

非濟水入河也

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出之意不

知其時無復滎水汨出滎口者

滎陽水受河流石門謂之滎口○滎澤在今滎

澤縣北

四十 謂濟南諸名為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

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異必狀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

之名移疑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
行而復出者昔郭緣之于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
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
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
漉入地狀行達滎陽而遂溢為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
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
止濁佳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
淤濁逆上之病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

風亦各為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零會地
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
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充入
于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為滎之上當更有導沅水數
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以為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
之奇以為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
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霸
水金鐵皆漏

庭州霸水滴滴以手及金鐵器承之皆漏
惟蘇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水流下如飴亦然

服之毳毛落而仙曰駝溺去屯煌二萬里道
安西域記云石駝溺其國有婆羅門守視
廬延之江

日夜流脂

廬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
水際河石間與泉雜出以雉尾裹之乃采入

匪似淳漆然之如麻煙甚濃重沈括取掃爲墨松脂不
及所謂延川石液者石炭烟亦大黑人衣延川詩所謂

二郎山下雪紛紛
石煙多似洛陽塵

弱水溺毛黑溪玄髓惡唐制角

西海島間

出如脂而黑金鐵承皆滲去惟角可貯南人以塗
木上象至輒不去昆崙以塗身即乘之如家畜

畔怯

腐手

婆羅門有畔茶怯水出山石坎下七色或冷或熱
能消金石草木手探亦腐取以駝骨石人守之

蓋亦謂之無哉

息壤

洪水滔天縣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山海經云帝怒令祝融殺之羽山

息生之土長而不窮

如出入息息肉息錢息頰云者

故有息石

高子勉息石詩

序在江陵莊嚴寺或云輶玉

漢元帝時臨滌地涌六里崇二丈所哀

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章如馳道狀蓋息壤也江陵

之壤鎖鎮水旱

江陵圖經引別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在昔傳

為息壤騰踐或死

昔高從誨鎮渚宮出經其處

萬勝門外

問書記孫

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泉原之穴慮萬世

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鎮之蓋本之冥洪錄裴相歐獻

之事也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之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
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緘命徙之

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為魚之憂
會歐獻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

為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闕無少差于南門外
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

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乃洛中
道士博學多聞亦見江陵志

王子融修臧丙之事雷

雨驟集爰屋而記之貽救留者焉

慶歷甲申尚書郎王
子融蒞渚宮自春不

雨遍走群祀五月壬申與郡僚及此以今地無復隆起
而石屋詹且露請掘取驗雖致水沴亦足為快因具畚

鍤置土數百擔以備俟旦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
洽亟以馨俎薦荅醫博士張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兒

時見臧大諫兩嘗以久旱發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為
柱為牖其南隱出門聞之象百夫莫動乃縻以巨索率

水兒二百踏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窮其石城者因覆以
屋後更加敞景壇繪為風雷佛之像陳堯佐易以龍神
皇祐二年子融致仕始為記俾漕呂刻石寘之蘇軾言其屢應然矣息壤詩序云旁有石
記謂不可犯春歸所及輒復如故又頗致雷而歲早屢發有應柳子所言龍興寺地天
地之間自多有此記是永州云負甕而起者尺有五寸夷之復高歸者皆死云然縣
以堙水殛禹復用之彼以障汨而此以填後禍也淮南子云
禹以息壤堙洪水以生上封之意有後泄也

龍負舟

呂春秋云禹自塗山南省南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禹

仰而笑曰受命于天竭力以濟生民生寄也死歸也奈何憂耶龍乃弭耳而逝淮南子云禹視龍猶螻蛄顏色不變龍弭耳掉尾而逝

云南省方濟江而黃龍見

文人啟表往往多

用而不既其有無虛實按今江陵公安江有地名龍巢者乃龍負夏后舟處地常有龍即桑欽所謂龍穴水口

者注云江浦右迤北對虎洲龍巢又在洲北其南有部駕口宋景平二年太祖入奉皇統至此有黑龍躍負帝舟左右失色帝謂王曇首曰此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

德以堪之至都即位蓋興帝之祥也江陵志云龍穴水口在石首縣十道四番志云三龍掉尾而去禹使迹之入此穴寰宇記亦云巴陵夏口浦郡國志謂浦有龍魚昔禹南濟兩龍夾舟之所以知夏后實有是事

十日

古今通占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三

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五月庚子三日又見占
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年亦嘗三
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並出後前秦後趙
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並見乾符六年十
月朔兩日出關三日乃沒夫天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
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
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關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
道山海經云日浴溫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

戴於烏夏桀之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
將歿一方出故攷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興
亡必並有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
正月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從太祖出師見
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由
此觀之盾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
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方唐志貞觀初突厥
言有三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推為突厥頡利之應雖

云分域然日月正為中國之占顧得云頡利哉

天門

桀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天井關也
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今謂之百巖
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國策謂桀之居左
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阨是矣吳起曰夏后之居左河濟
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伐之
羊腸即五行山昔武王欲築居五行周公曰五行險固

德能覆之則內貢迥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乃太行
也是蓋戲而君子以為能持滿故袁子正書云桀有四
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
下故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固恃其
險哉

路史卷四十七